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正蒙初義卷十五

詳校官典籍臣潘奕雋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賈　鋑

謄録監生臣范　燚

正蒙初義卷十五

樂器篇第十五

邳州知州王植撰

補訓首節釋樂記之文因有樂器字故以名篇首言樂次節言樂章樂章詩也以下遂言詩至漸漸之石皆詩也君子所貴節偶及論語苟造德以下至篇末皆言書得失相半不盡可從

愚按此篇凡三十七節內釋詩者二十五章釋書者七章多用序說與朱蔡傳注有迥不同者當以張子之意自存一家之言舊多雜入朱蔡語恐未合

樂龡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已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耶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譎諫之巧也

徵引禮樂記治亂以相訊疾以雅陳注相拊鼓也所

以輔相於樂治亂而使之理訊亦治也雅亦樂器也過而失節謂之疾奏此雅器以治舞者之疾樂記又云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陳注初舞時發揚蹈地而猛厲所以象太公威武鷹揚之志也武舞將終而坐象周召文德之治蓋以文而止武也

張子經學理窟禮樂篇治亂以相為周召作訊疾以雅為太公作

李注此張子會合樂記之語以為說

集解相謂之周召之治者周召以文致大平從容而紓徐相則節奏衆樂使之從容齊發而條理不紊有文德之象也雅所以趣舞者之節奏使之訊疾蹈厲而不失其正有直己行正之意故曰雅謂之太公之志者太公威武鷹揚以直正商之心也

補訓相雅並言下只言雅重在雅上詩亦有雅又因雅字及之。樂記治亂訊疾泛論樂不干周召太公

事發揚蹈厲方言太公張子周召之治太公之志是想像言之詩亦有雅謂大雅小雅又借以明雅訓正之意

愚按集解解訊疾與蹈厲一例與陳注異似合張子四字連用之意

象武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自注成童學之大武武王没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自注冠者舞之酌周公没嗣王以武王之功由周公告其成

於宗廟之歌也自注十三舞焉

徵引詩周頌維清集傳此亦祭文王之詩武集傳大武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酌集傳此亦頌武王之詩酌即勺以此詩為節而舞也。禮文王世子下管象舞大武陳注象是文王之舞維清乃象舞之樂歌武則大武之樂歌也内則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冠舞大夏

張子理窟禮樂篇周樂有象有大武有酌象是武王

為文王廟所作武功本於文王武王繼之故武王歸功於文王以作此樂象文王也大武必是武王既崩國家所作之樂奏之於武王之廟酌必是周公七年之後制禮作樂時於大武有增添也故酌言告武大成也其後必是酌以祀周公

補訓此明象武大武酌三詩之義。象武或只云象維清者周頌維清緝熙一節是也大武者周頌於皇武王一節是也酌者周頌於鑠王師一節是也酌亦

頌武王之詩不及周公或亦用以祀周公歟

補注内則二十而冠舞大夏此云舞大武未詳孰是

興已之善觀人之志羣而思無邪怨而止禮義入可事

親出可事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

徵引毛詩序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

集釋此解論語興觀羣怨章

補訓遺多識句以其易明也觀謂因詩而觀見自已

得失張子云觀人之志稍異

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

徵引禮孔子閒居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陳注至極盛而無以復加也

李注此釋禮所謂五至之義也

集解象猶言情狀也名言也詩言志既見得懇至得其理之情狀而無所疑必可以名其情狀親切而有味矣故志至則詩至發於言而為詩者既至則有名矣然後能見之行事而有體禮者體也親疎貴賤各

得其所故曰禮亦至

愚按此與上章皆釋他書之言及詩者也。象者得其情狀猶云意也名猶言也心中有此意必可言之而為詩也以意與言對高注發明實作形象之象名字之名故但以雎鳩之類為說太泥有此言方可見之行事而有體故以為禮亦至以言與行對止以詩之善者言華注欲兼刺惡亦誤

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穡有相

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

徵引易說卦之一章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詩大雅生民篇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集傳相助也

補注此引大雅誕后稷之穡二句而贊其功用之大也上以贊天地引起舉后稷以實之。天地之道即謂化育相助稼穡即是贊化育之一端此節以詩為主

禮矯實求稱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也他人才未美故絢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乃更絢之用質素下文

繪事後素素謂其材字雖同而義施各異故設色之工材黄白必繪以青赤材赤黑必絢以粉素

徵引詩衛風碩人篇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集傳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

補訓此釋論語所引素以為絢之詩而併及繪事後素之語。實謂本來實有者稱即文質相稱物字兼文質或文居質之後或質居文之後但求其稱不可執定先後以為常下文是言文先質後者而以他人

形起莊姜上之素飾以素也下之素其本地也末言設色之工於材之黄白者繪以青赤先質後文也材之赤黑者絢以粉素先文後質也

愚按子夏所云乃逸詩非碩人也張子因二語偶同而以莊姜為言亦是别解其看以素為絢意如唐人詩所謂却嫌脂粉汙顔色淡掃蛾眉朝至尊者也素絢之素謂質素對文言繪素之素謂本質兼文質言故曰義之所施各異

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在帝左右所謂欲及時者與

徵引詩周頌閔予小子篇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大雅文王篇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易乾卦九四文言上下無常非為邪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

華注以易釋詩

李注古注謂庭直也文王上以事天下以治民以直道無私枉也在察也文王能察知天意順而行之也

張子遂以上下無邪為陟降庭止之義時時進修為察帝則而順之以周旋也

補訓陟降庭止本言武王若見文王於在庭張子却是合大雅在帝左右看文王升降於帝庭即易之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德修業欲及時也之意文王之陟降而在帝左右正所謂欲及時而進修者歟天理不離身即在帝左右上言陟降庭止下言在帝左右一意合説非分易四語為兩截

愚按陟降庭止依李注其說始通以易上下釋詩陟降以易非邪釋詩庭字以詩在帝左右實庭止之事而以易進修及時釋之也然李注分作兩截尚襲陳潛室舊說竊意易四語連舉似難分屬上下張子既合二詩為言當如補訓一意說為當。語意云詩言文王陟降庭止者其即易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德修業欲及時也之義歟蓋文王之陟而上降而下皆以直而無邪者欲其德業之及

時而無怠也即詩言文王陟降而云在帝左右則
察天理而不離豈非所謂進修欲及時者歟
江沱之媵以類行而欲喪朋故無怨嫡以類行而不能
喪其朋故不以媵備數卒能自悔得安貞之吉乃終有
慶而其嘯也歌
徵引詩召南江有汜之卒章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
不我過其嘯也歌集傳媵有待年於國而嫡不與之
偕行者其后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悔而迎之媵見

江水而起興。易坤卦彖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象傳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補注此以易卦彖辭釋詩江有沱之意

補訓江沱之媵宜以類行而不得行似不能無怨因其欲絶去私心故能無怨嫡宜以類行以媵備數因不能絶其私心故不能以之備數然卒能自悔得坤道安貞之吉乃與類行而終有慶故謂之嘯也歌

集釋媵從嫁之女也類即媵也

發明易朋本即指類言張子則以朋為自己比晛其君之私意

愚按嘯者悔極之聲歌者共處而相歡也故以易之有慶釋之

采枲耳議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厚君親者足矣又思酌使臣之勞推及求賢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是過歟

徵引詩周南卷耳篇詩序后妃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

首章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二章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三章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末章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小雅斯干篇惟酒食是議

補訓此釋卷耳詩用小序之説。首章毛傳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二章鄭箋我君也臣出使功成而反君當設燕饗之禮與之飲食以勞之此枲耳即

卷耳可煮為茹采枲耳議酒食所以奉賓祭厚君親者足矣此釋首二句又思酌使臣之勞推及求賢審官乃釋周行及二三節王季文王之心不是過深贊后妃之賢能事翁相夫

集釋采采卷耳酌以金罍兕觥酌者以為酌臣馬之瘏僕之痛者以為君求賢審官之勞故王季文王之心亦不是過

愚按此以采枲耳四句釋詩采采卷耳二語以酌

使臣句釋詩酌以金罍兕觥求賢審官未詳所指集釋謂指馬瘏僕痡以張子語氣按之詩詞節次似為甚合然下卷耳節又以云何吁為臣之怨苦吁嗟玩張子語意豈以二三節之一二句皆謂君之求賢審官二三節之不永懷永傷及末節之云何吁矣皆謂臣之不致怨苦歟

甘棠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民知心敬而不瀆之以拜非善教浸明能取是於民哉

徽引詩召南甘棠篇首章勿翦勿伐二章勿翦勿敗卒章勿翦勿拜集傳拜屈也

張子經學理窟自道篇家中有孔子真嘗欲置於左右對而坐又不可拜而瞻禮皆不可無以為容思之不若卷而藏之尊其道若召伯之甘棠始也勿伐及教益明於南國則至於不敢拜

補注此言甘棠三章之意

集釋詩言勿拜勿屈折也張子則謂去伐也瀆之以

拜拜敬之也不可拜者恐瀆之也

補訓寢漸也善教寢明即傳所云布文王之政

華注所謂得民心者故云善教

愚按集傳謂召伯既去之後愛及其樹而反復言之張子則謂教愈明而敬愈至三章有淺深非一時事也

振振勸使勉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

徵引詩召南殷其靁篇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補訓釋殷其靁三章詩振振言其能信厚張子則謂勸勉其信厚也末叠言歸哉序其思君子之情望其歸也

卷耳念臣下小勞則思小飲之大勞則思大飲之甚則知其怨若嘘嘆婦人能此則險詖私謁害政之心知其無也

徵引詩已見采枲耳節

補訓卷耳即枲耳一詩再言之

發明小飲酌以金罍也大飲酌以兕觥也云何吁矣乃怨苦嘘嘆也險詖私謁蠱君心而專寵者也專寵必害政者也

李注此詩之義以為后妃為使臣作者朱子辨之詳矣

綢直如髮貧者紒縱無餘順其髮而直韜之耳

徵引詩小雅都人士篇彼君子女綢直如髮。禮内則櫛縰笄總注縰黑繒韜髮者以縰韜髮作髻

補訓此解綢直如髮句以綢為韜韜所以容髮韜之

直順其髮

愚按詩義綢密也密而直如其本然之質言其髮之善也張子則以綢為縰以髮為紒紒同髻綰髮為髻而外韜以縰此外無餘飾以是為質也韜者冐而藏之之義所以為韜者即縰也

蓼蕭裳華有譽處兮皆謂君接已温厚則下情得伸讒毁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徵引詩小雅蓼彼蕭斯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集
傳譽善聲也處安樂也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
故歌此詩小雅裳裳者華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集傳此天子美諸侯之詞
補訓君接已温厚則下情得伸是從上句我心寫兮
来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是説譽處之意或以處為
保其有常歟
愚按此節大意因二詩詞同而合釋之也詩本天

子美諸侯此則自諸侯言之故曰君曰已乃詩詞之對面耳

商頌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言祖考來顧以助湯孫也

徵引詩商頌那篇烈祖篇篇末皆云顧予烝嘗湯孫之將集傳將奉也

補訓朱傳以將為奉謂奉祭張子以將為助謂降福

愚按此節大意釋顧予烝嘗二句不著何篇亦合釋二詩之文也

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諸誠也

徵引詩小雅常棣篇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集傳鄂然外見之貌不猶豈不也韡韡光明貌此燕兄弟之樂歌

補注釋詩小雅常棣之意與朱傳亦異

集解此以不字實看初疑當作物

愚按兄弟相見難以言初作物似優

采苓之詩舍旃則無然為言則求所得所譽必有所試

厚之至也

徵引詩唐風采苓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集傳旃之也此刺聽讒言之詩人言未可遽信姑舍置之而無遽以為然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得而讒止矣

補注釋詩采苓篇

發明詩曰舍旃舍旃苟亦無然謂無然遽舍之又曰人之為言胡得焉謂於人言當求其何所得也與朱

註異

簡畧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禄非迫於饑寒不恭莫甚焉簡兮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為士者不能無太簡之譏故詩人陳其容色之盛善御之強與夫君子由房由敖不語其材武者異矣

徵引詩邶風簡兮簡兮方將萬舞二章有力如虎執轡如組三章赫如渥赭公言錫爵集傳賢者仕於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其言若自譽而實自嘲也王風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二章左執翿右招我
由敖集傳此不以行役為勞而安於貧賤以自樂其
家人嘆美之由從也房東房也敖舞位也
補注釋邶風簡兮之意
補訓簡畧也於事脫畧漫應無所畏難也簡之甚則
不恭焉此數句泛言簡下方接出賢者以見不恭而
為簡太簡之譏太即甚也甚則不恭故詩人陳其容
色之盛曰赫如渥赭言其善御之強曰有力如虎以

此人而仕於伶官所以譏其簡而不恭也君子揚揚言君子左手執笙簧右手招我從東房以共聽左手執翿羽右手招我由敖以共觀只是安貧賤以自樂不復言其材武無簡畧不恭之意故謂簡詩與之異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烏能有為徒破缺我斧斨而已周公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

徽引詩豳風破斧篇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集傳皇匡也將大也

補注釋𨕖風破斧之意四國首亂武庚與三監叛也安之謂安四國之人也

補訓詩傳以破斧缺斨爲甚勞張子謂四國無能爲易於敗滅徒令我破斧缺斨而已是軍士稱快語匡即所以安也愛人從哀我字看出至字從將字看出愛人之至即哀人之將變文耳

伐柯言王當加禮於周公取人以身也其終見書予小子其新逆

徵引詩豳風伐柯篇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遘之子籩豆有踐集傳比得見周公之易。書金縢篇王啟金縢之書得周公代武王之説王執書以泣曰惟朕小子其新逆蔡傳新當作親

補訓釋豳風伐柯取人以身借中庸語言當以身迎周公其終成王見周公身代武王之書乃曰予小子其親逆即加禮以身之証也

高注此指成王而言其曰籩豆有踐者加禮也其則

不遠者取人以身也書新逆謂迎周公以歸也

李注伐柯詩箋成王既得風雷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猶疑於王迎之禮是以刺之

九罭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

徵引詩豳風九罭篇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朱傳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

補訓釋詩九罭九罭之大網則大魚可得王加禮命於周公而賜之袞繡則可致周公之歸大人謂周公

也

集釋張子以衣冠爲禮命之大也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

徵引詩豳風狼跋篇公孫碩膚赤舄几几二章公孫碩膚德音不瑕○易咸卦彖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補訓此釋狼跋與朱傳意合周公能感人乃詩言外意

高注狼跋之詩言周公遭流言之變而安肆自得赤

舄几几然德音不瑕而不失其聖也

甫田歲取十千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

法也

徵引詩小雅甫田篇倬彼甫田歲取十千

補訓釋小雅甫田之詩朱傳與張子說同

李注此十千以所取之數言故謂一成周頌十千以

耦耕之夫言又有終三十里之文故謂一同也此以

都鄙井里之制言周頌以鄉遂溝洫之制言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而詩云上帝不寧疑在堯時高辛子孫為二王後而詩人稱帝耳

徵引詩大雅生民篇上帝不寧集傳不寧寧也。史記五帝本紀帝嚳號高辛氏

李注古說不以后稷為嚳之子但言其母配高辛氏帝耳張子謂后稷生當堯舜中年則高辛之帝已沒生后稷者高辛氏之子孫耳而詩言履帝武又言上

帝不寧者蒙其先號而稱詩箋亦言二王之後得用
天子之禮故禋祀上帝於郊禖也二王謂高陽氏高
辛氏也
補訓詩上帝謂天言后稷生之易是天欲寧姜嫄也
張子以帝為高辛氏子孫只是疑桀周封夏殷之後
為二王後在堯時則高辛氏子孫必有爵位猶周之
二王後詩人因其為帝裔謂之為帝張子謂高辛子
孫因后稷生之異而驚疑不寧也

愚按此節大意釋詩上帝不寧之語也。生民篇孔疏云大戴禮帝繫篇帝嚳四妃上妃曰姜嫄生后稷鄭氏信讖緯命歷序云帝嚳十世則堯非嚳子稷又少于堯則姜嫄不得為帝嚳之妃故云當堯之時為高辛之世妃謂其為後世子孫之妃也據此則張子全用鄭說於帝字頗費解而張子所言二王者抑又難為之解也姑存李注補訓以俟考焉

唐棣枝類棘枝隨節屈曲則其華一偏一反左右相矯因得全體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殛言我豈不思兄弟之愛以權宜合義主在遠者耳唐棣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制作序已情而加之仲尼以不必常存而去之

徵引見前鄂不韡韡節

朱子曰唐棣自是一篇詩與常棣别且是兩般物夫子止是取下面兩句云人但不思思則何遠之有不

與上文通漢儒合為一章故誤認偏其反而為反經合道也。黃氏瑞節曰張子誤以唐棣為常棣又誤襲漢儒之失然以為仲尼去之甚善蓋删詩也

補訓此釋逸詩唐棣之華四句。棣有刺唐棣亦有刺相類隨枝節之屈曲而開花屈者不伸也曲者不直也偏者偏於一邊反者又反而就於正如偏於左又反於右偏於右又反於左是左右相矯有左有右因得全體均正不見其偏偏以喻管蔡之失道流言

於國助武庚為亂反以喻周公之誅殛管蔡其云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者蓋言豈不思兄弟之愛乎但以權宜合義主在遠者耳權宜合義是因舊說與上章可與權合看常棣為燕兄弟之樂歌亦非出於文王以全詩為文王作此一章為周公制作時序巳情而加之殊不然仲尼以不必常存而去之亦未必為此高注主在遠謂為社稷長遠慮也

日出而陰升自西日迎而會之雨之候也喻婚姻之得

禮者也日西矣而陰生於東喻婚姻之失道者也

徵引詩鄘風蝃蝀篇蝃蝀在東莫之敢指二章朝隮于西崇朝其雨集傳此刺淫奔之詩在東者暮虹也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

集觧詩以刺淫奔張子觧之為婚姻

高注此以自西者為陽倡陰和為婚姻得禮之喻自東者陽倡而陰不和為婚姻失道之喻也

集釋南軒張氏曰蝃蝀見則雨止初無東西之分驗

之多矣陰陽和則成雨陰氣方凝聚而日氣自他方来感不以正陰受其感其正反為之解散故雨不能成也由張氏之言觀之則蝃蝀之見不問東西皆止雨者也今乃以崇朝其雨解為雨之候非其情矣喻婚姻之得禮亦不然淫慝之氣害陰陽之和正猶女子淫奔之惡害人道之正皆所以喻婚姻之失道也何得禮之有

鶴鳴而子和言出之善者歟鶴鳴魚潛畏聲聞之不臧

者歟

徵引易中孚九二爻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上傳之八章解之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詩小雅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集傳鶴鳴而聲聞言誠之不可揜也在淵而在渚言理之無定在也

補注此引易大傳之辭明詩小雅鶴鳴魚潛之意也

補訓於于和見其善而有應於魚潛取避鶴意故以

為畏聲聞之不臧鶴鳴一也而有善不善見言不可不慎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雖摯擊之鳥猶時得退而依深林而止也

徵引詩秦風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集傳鴥音聿疾飛貌晨風鸇也婦人以夫不在而言鴥彼晨風則歸于鬱然之北林矣故我未見君子而憂心欽欽也

補注釋秦風晨風之意

補訓鸇爲摯擊之鳥時得退依深林而止以形君子不得退而休息之意

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蹢烝涉波矣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豕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爲可知也

徵引詩小雅漸漸之石篇末章有豕白蹢烝涉波矣集傳將帥出征不堪勞苦而作此詩蹢蹄烝衆也。

易暌卦上九見豕負塗

補訓釋有豕白蹢二語而舉其篇名言之朱子引此
數語入詩傳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猶王天下有三重焉言也動也行
也
補訓中庸三重本謂禮度文張子以為言動行又配
以論語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可謂之動出辭氣
可謂之言正顏色與行難以貼合
補注動容貌與議禮皆動也正顏色與制度皆行也

出辭氣與考文皆言也

茍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鳯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為和氣之應也

補訓茍當作耇

徵引書君奭篇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蔡傳言名公去則耇老成人之德不下於民在郊之鳯將不復得聞其鳴矣召誥篇其丕能誠於小民蔡傳誠和也無逸篇用咸和萬民

補訓釋君奭篇添出誠和一層以見民和而有和氣之應乃致鳳鳴

集解此以下皆解書耇老也造成也謂召公也

九疇次序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己故次五事己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福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

九以嚮勸終焉五爲數中故皇極處之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

徽引書洪範九疇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

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歴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七稽疑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蔡傳洪大範法疇類也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皇

君極至極之義標凖之名中立而四方所取正焉者也

華注此節彷序卦意釋九疇之序

補訓民所資以生莫先於五材故首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己正巳修身也故謹五事正巳然後治邦而行政故次八政政不以時舉則無憑而昏亂故次以五紀五紀既明然後時措必求其得中故次以建皇極皇大也極中也求大中不可不知權變故次以三德

之用行權則必有所疑故次以稽疑卜筮之法稽疑必求可徵故次以庶徵徵必徵之福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以嚮勸終焉以嚮兼威威亦使之知所向也

末二句專明五六五為九數之中故皇極處之以其中也行權則取其過於中而合義六數過中故三德處六

補注皇極二字自漢孔安國訓為大中故張子言求大中不可不知權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賢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其尊尊均則親其親為可矣若親均尊均則𦒿不可不先此施於有親者不疑若尊賢之等則於親尊之殺必有權而後行急親賢為堯舜之道然則親之賢者先得之於疎之賢者為必然堯明俊德於九族而九族睦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臯陶亦以惇叙九族庶明勵翼為邇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之人固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序而及大學謂克明俊德為自明其德不若

孔氏之注愈

徵引禮喪服小記親親尊尊長長陳注親親謂父母尊尊謂祖及高曾祖也。書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蔡傳俊大也堯之大德平均章明也此言堯能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勲者也臯陶謨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蔡傳厚敘九族則親親恩篤而家齊矣庶明勵翼則羣哲勉輔而

國治矣近而可推之遠者在此道也身修齊治而天下平矣

補訓此雜引禮記中庸孟子之言而以釋書為主以親親尊尊親親尊賢義雖各施提起然而親均至不疑所以釋親親尊尊之義若尊賢之等至必然所以釋親親尊賢之義此段為重以之引起書言見得堯之尊賢先其親也堯明俊德至次序而及摠以明堯事臯陶之語是借証末言大學訓克明俊德不如孔註

李注此條大意以親親為主言以尊尊權衡於親親之間有家之常也而以尊賢權衡於親親之間則實為治之要務

集解此章所引書皆非本旨今且就此解之如祖父母父母親之均者也而祖父母則尊矣故禮不以父命廢王父命如伯叔父尊之均者也而有從與再從三從之别則從者為親再從三從者為疏矣如均為從伯叔父親尊之皆均者也然伯兄而叔弟伯之齒

固當先者矣此施於有親者其隆殺之禮固無所疑急親賢謂以親之賢者為急明如明明揚側陋之明謂顯用之也俊德謂大德之人也庶明明字同上義勵勉也翼敬也邇謂九族之賢者此皆張子之意本孔氏註而論若論其極堯典本記堯德業之盛當舉其全體大用而言正已而物正則用賢行政之類固自包在其中不宜偏指用賢也蔡傳為不可易矣張子反以大學為非而取孔氏之註不亦誤乎

愚按張子語意云禮言親親尊尊明九族之親與尊異也中庸又曰親親尊賢明親親之與尊賢又異也是其義雖各施然自有並行而不悖者以尊與親言之親均則尊其尊如祖父母與父母同親而祖為尊尊均則親其親如伯叔父母同尊而伯叔親於從伯叔則尊之親之為可矣若親均尊又均則於中以齒為先如均為伯叔父而伯為齒之尊此其施於有親者雖異而無可疑也然第以親

論之耳若以尊賢言之尊賢之有等級或為大賢或為小賢則於尊親之隆殺又必兩相權衡焉使賢者無失其為賢親者無失其為親而後可行也彼大德大賢迥出於尊親之外者無論矣若親疎之賢既均則親親尤要焉孟子嘗以急於親之賢者為堯舜之道然則親之賢者先得而後得之於疎之賢者為必然而無疑矣書不嘗言之乎昔者堯明揚大德之人於九族而九族睦章顯大德之

人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此急親賢之實也臯陶亦以惇敘九族之人庶幾明揚其勉敬者為邇可遠之道正謂九族勉敬之人當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序而及也大學以明俊德為堯之自明其德不若孔安國注尚書作明揚大德之人為愈矣

然則親親可不急乎

義民安分之良民而已俊民俊德之民也官能則準牧無義民治昏則俊民用微

徵引書立政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凖兹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兹乃三宅無義民蔡傳徒謀之面貌用以為大順於德乃宅而任之三宅豈復有賢者乎洪範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

補注釋書立政三宅無義民及洪範俊民用微之意集觧書本言義民猶言賢者張子以為安分之良民而已非有大材大德也官能則居凖牧之位者皆大賢之德無義民矣洪範政治昏昧不明則於賢者必

不能舉而用之故後民用微

高注準謂準人守法之有司也牧謂常伯牧民之長也官即準牧

愚按此因二書皆言民故合而釋之以義民為安分之良民而已未知謀面作何解也

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

徵引書益稷篇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蔡傳五言詩歌之恊於五聲者也

補訓書五言兼善不善説張子謂五言乃作樂所用之語爲歌詠五德之言是言必由於仁義禮智信之五德而後可入樂章與書治忽不甚合

愚按此節大意解書所謂五言者亦不如蔡傳之説

說愈

卜不習吉言卜官將占先决問人心有疑乃卜無疑則否朕志無疑人謀僉同故無所用卜鬼神必依龜筮必從故不必卜筮玩習其吉以凟神也

徵引書大禹謨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
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蔡傳蔽
斷昆後習重也占卜之法不待重也
補注釋書大禹謨之意
李注此以鬼神其依龜筮協從為未卜而預斷其必
然之辭故其說卜不習吉如此
華注以習為煩瀆之意既吉矣而復瀆神則習其吉
也

衍忒未分有悔吝之防此卜筮之所由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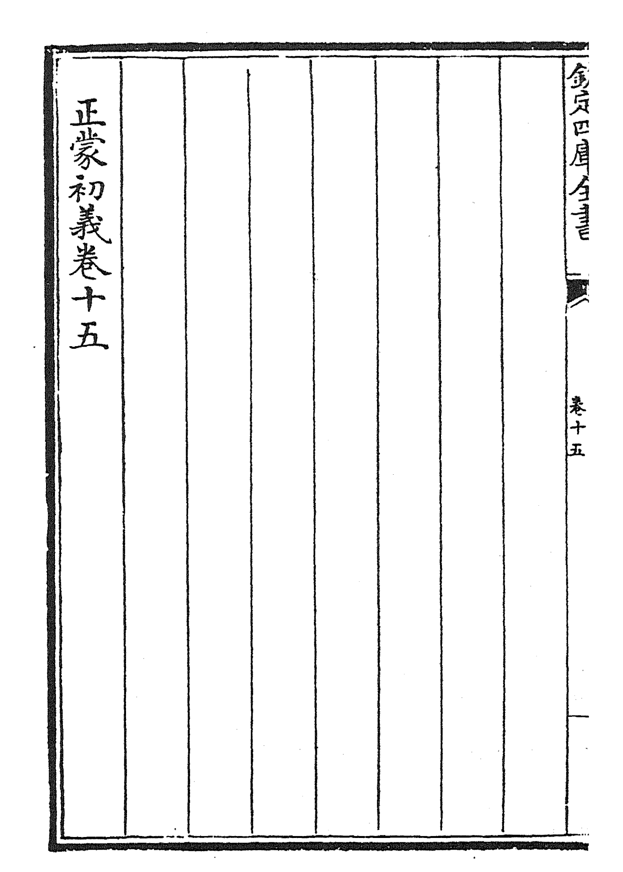
徽引書洪範卜五占用二衍忒蔡傳衍推忒過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

華注釋書衍忒

補訓以衍同愆字看衍忒未分是於事之愆忒不能分曉恐其致悔吝而防之故决之以卜筮

愚按朱子亦有一說云衍疑是過多剩底意思忒是差錯了徽與張子意同然於經文意理句法皆

有未安蔡傳為是



正蒙初義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正蒙初義卷十六七

詳校官典籍臣潘奕雋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賈　鋑

謄錄監生臣范　焱

正蒙初義卷十六

邳州知州王植撰

王禘篇第十六

補訓首節從禮說起以下雜引禮制間及論語左傳之言亦關乎禮制者也春秋一段苗而不秀一節無所屬故綴於末

愚按此篇凡二十三節所論祫禘烝嘗之制有考

攄未深者餘亦多有出入當分別讀之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缺一祭為不禘明矣至周以礿為春以禴為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四祭為六矣諸侯不禘其四享歟夏商諸侯夏特一祫王制謂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耳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

徵引禮喪服小記禮不王不禘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王制天子諸侯宗

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陳注此蓋夏殷之祭名王制又云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陳注祫合也時祭之祫則羣廟之主皆升而合食於太廟而毀廟之主不與三年大祫則毀廟之主亦與焉天子之禮春礿則特祭者春物全未成止一時祭不祫也夏物稍成秋物大成冬物畢成皆可祫諸侯所以降於天子者夏祭之禘

今歲殖則來歲祫祫之明年又殖不如天子每歲三時皆祫也南方諸侯夏來朝故闕禘西方諸侯秋來朝故闕嘗四方皆然廢一時之祭王事重也此章先儒皆以為夏殷之制周更時祭之名而後禘尊為大祭。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肆音剔疏云肆獻祼是祫之大祭饋食是禘之次祭

張子經學理窟祭祀篇天子七廟一日而行則力不給故禮有一特一祫之文特則祭一祫則徧祭如春祭享祖夏祫羣廟秋祭曾冬又祫來春祭祖夏又祫秋祭禰冬又祫

李注張子此條皆仍注疏舊說而以諸侯缺一祭為不禘也夏商時祭春礿夏禘秋嘗冬烝并祫為五享周人改禘為大祭則春祀夏禴秋嘗冬烝并禘祫為六享矣夏商諸侯廢時祭之禘只四祭周之諸侯廢

大祭之禘又缺時祭之一亦只四享也王制云諸侯礿特禘一特一祫義應以一特一祫為句而注疏以禘一為讀其下云特一祫言諸侯於夏祭一禘之時則廢其祭特行一祫之禮而已張子據此以為諸侯不禘之証

愚按此節大意論禘祫四祭皆以夏商與周制互明而總以見不王不禘之意首三句即周之不禘知夏商之缺一祭為不禘也至周六句承上缺一

祭之意而知周之諸侯亦四祭也夏商諸侯以下

又申首段意。周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之歲鈌

一祭者為不禘明矣則知者推論之詞此諸侯以

夏商時言故下言至周以別之歲鈌一祭即隱括

礿則不禘四句意非別有成文諸侯不禘下仍當

補歲鈌一祭意此諸侯以周時言蓋周之諸侯既

鈌一祭又不敢禘為四享無疑也夏特一祫以下

見夏商未嘗有禘猶周之制王制欲明夏商四時

祭名乃謂礿則不禘實何嘗有禘哉舊說或不知
諸侯缺一祭句原以夏商諸侯言又疑張子不知
時禘大禘之異故於此章意旨多未清晰又據理
窟所云則張子非不知一特一祫之為句此特因舊
注而未及改耳。禮祫則不禘之文四時缺一祭耳
非定缺禘也張子直以為缺禘未確祫禘祫嘗祫
烝之文只以合祭而謂之祫固非三年大祫之祫
亦非與禘嘗烝各為一祭周禮六享亦總祫禘與

時祭言非一歲之祭也張子此節謂宗廟歲六享
下節謂夏商歲五享諸侯亦四皆緣舊說而誤但
以張子之意論之周之諸侯固四享夏商春礿秋
嘗冬烝又夏之祫亦當四享也舊謂夏商三享更誤
禘於夏周為春夏嘗於夏商為秋冬作記者交舉以二
氣對互而言耳
徵引禮祭統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
烝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

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陳注此夏殷之禮陽道常饒陰道常乏饒故及於夏始為盛乏故及於秋已為盛祭義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郊特牲春禘而秋嘗陳注禘讀為禴王制春曰礿語詳首節

補注石林葉氏曰礿禘之祭其用物薄主於灌獻順乎陽陽於春夏為用也嘗烝之祭其用物多主於饋食順乎陰陰於秋冬為用也然言其盛則止及於禘嘗而不及礿烝者蓋陽達於春物方蠢動陰終於冬

物已退藏故古之君子其言郊社則以禘嘗對之亦舉其盛者耳

李注王制禘為夏祭而祭義郊特牲又有春禘之文春秋禘亦多在春故曰於夏周為春夏嘗秋祭三代同之而曰於夏商為秋冬無考交舉者每對舉禘嘗也

愚按此節大意明古人禘嘗對舉之義也。祭統所云乃夏商之制故以二氣對舉張子則兼周禘言之其實周禘在四時之外如中庸禘嘗之義亦

大祭時祭兼舉不以二氣對互為言也祫禘之期經無明文漢光武時張純奏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祭以夏四月祫祭以冬十月按此則夏商時禘周大禘皆在夏又按祭義郊特牲春禘之文陳注謂禘當讀禴春秋兩書禘一閔公二年夏五月一僖公八年秋七月於夏時則一春一夏然亦魯禘非周禘也張子春禘之說未知果何所據。作記者如中庸祭統皆是不專指祭統

享嘗云者享為追享朝享禘亦其一耳嘗以配享亦對
舉秋冬而言也夏商以禘為時祭知追享之必在夏也
然則夏商天子歲乃五享禘列四祭並祫而五也周改
禘為禴則天子享六諸侯不禘又歲缺一祭則亦四而
已矣王制所謂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既以禘為時
祭則祫可同時而舉自注礿以物薄而犆嘗從舊諸侯礿犆自注如天子
禘一犆一祫言於夏禘之時正為一祭特一祫而已然
則不王不禘又著見於此矣下又云嘗祫烝祫則嘗烝

且祫無疑矣若周制亦當缺一時之祭則當云諸侯祠則不禴禴則不嘗

徵引禮祭法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陳注遠廟為祧言三昭三穆之當遞遷者其主藏於二祧也此不在月祭之例但得四時祭之耳故云享嘗乃止大傳不王不禘王制天子犆礿一段俱見首節。周禮春官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又大宗伯六享見首節

黄氏瑞節曰禘祫之説不一禮記方鄭二家皆非是往往因王制所説四時祭名有所謂禘遂例以大禘釋之張子云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此語最明令考以禘為四時之祭之一惟王制有此葢禘天子大祭也祭始祖自出之帝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只祭此二位其禮極嚴祫有二有時祫有大祫時祫者祭始祖與親廟而不及祧廟也大祫者三年而祫則合已毁未毁之廟而祭於始祖之廟也毁廟即祧廟

也方氏分祧毁為二非也王制所謂祫禘與大禘之禘不同張子所云假禘之名以見數是已天子犆礿者春祭時物不備故每廟特祭不遷主於祖廟也祫禘祫嘗祫烝者夏秋冬三時之祭禮物可備故皆合羣主於祖廟也天子之禮也諸侯下天子一等故春之礿犆秋之嘗祫冬之烝祫皆與天子同惟夏之禘則或一犆焉或一祫焉也張子云不王不禘又著見於此釋王制説也。犆音特礿禴通

補訓祭法享嘗乃止嘗者秋祭乃時祭之一舉一以例三也享似是虛字言但享時祭耳張子以享為禘而以嘗配之周禮追享朝享鄭司農注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後鄭又云追享謂追祭遷廟之主朝享謂朝受政於廟張子似以追享朝享多端而禘為其一與二鄭之說並不同據張子之意蓋謂禮所謂享嘗云者享為追享朝享之享禘亦享之一耳嘗以配享亦是對舉秋冬而言夏商以禘

為時祭知追享之必在夏故以嘗配言對舉秋冬以配夏也夏商歲五享禘列四時祭中併大祫而為五周改禘為禴則祠禴嘗烝併祫禘而為六諸侯不禘又歲於四時闕一祭僅有四祭王制天子特礿祫禘祫嘗祫烝是惟礿特祭各廟之主禘嘗烝皆合祭羣廟之主張子謂禘為時祭則祫可同時而舉分禘祫為二而不知祫禘即於禘禮用祫也是時祫非三年大祫是時禘亦非五年大禘不王不禘又見於此者

謂有祫而無禘也下文云嘗烝且祫無疑者謂行嘗烝之祭者兼行祫不似禘之特一祫也但頭緒愈多不見分曉末云周制缺一時之祭當云祠則不禴禴則不嘗不當云礿則不禘禘則不嘗也

愚按此節大意合前二節之意而申言之首七句先言禘為享之一次方言嘗為秋冬之祭故以配享次方言禘之為追享當在夏故上文言秋冬嘗補足以見其義即二氣對舉節之意也夏商天

子以下言諸侯不禘又缺一祭即首節周制四享之意也王制所謂以下言夏商天子禘祫並行諸侯有祫無禘以合於不王不禘之說亦首節首三句及夏特一祫之意也末段因夏商之制有礿則不禘禘則不嘗之文而設言以明周制歲缺一祭當云之名義只是餘意然亦不外首節之意。細玩張子之意葢謂夏商禘列四祭故記者多禘嘗並舉而諸侯則當缺時禘不用如周不王不禘之

禮周則不王不禘而亦當歲缺一祭如夏商礿則不禘禘則不嘗之文故但四享覲其所云夏商以禘為時祭則張子非不知時祫大祫之分也特謂夏商諸侯併時禘亦不得用耳覲其所云天子享六諸侯亦四又非不知嘗祫烝祫之即於嘗烝用祫也特謂夏禘雖不行亦當行一祫耳舊說於此多所疑駁得無亦有考據未深之失乎

庶子不祭祖自注不止言王考而已明其宗也自注明宗子當祭也不祭禰

自注以父為親之極甚者故又發此文　明其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自注此以服言不以祭言故又發此條

徵引禮喪服小記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又云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陳注據適士立二廟祭禰及祖今兄弟二人一適一庶俱為適士其適子之為士者固祭祖及禰矣庶子雖適士止得立禰廟不得立祖廟明其宗有所在也不得為長子服斬衰三年者以已非繼祖

之宗又非繼禰之宗則長子非正統故也不祭禰者庶子止得供具牲物而宗子主其禮也上猶得立禰廟以其為適士也此言不祭禰以此庶子非適士或未仕

張子經學理窟宗法篇宗子既廟其祖禰支子不得別祭所以嚴宗廟合族屬故曰庶子不祭祖禰明其宗也。又云言宗子者謂宗主祭祀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非獨宗子之為士為

庶人亦然。又云古所謂支子不祭也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不異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之但不别立廟為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與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情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

補訓此錄喪小記之文而注其中已見大意

集釋適子本也庶子支也支不祭不斬所以重宗子

也

愚按陳注以不祭祖爲庶子之爲適士者不祭禰爲庶子之非適士者張子之說又異。喪服小記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陳注云別子有三一是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二是異姓公子來自他國別於本國不來者三是庶姓之起於是邦爲卿大夫而別於不仕者皆稱別子爲祖者別與後世爲始祖也繼別爲宗者別子之後世世

以嫡長子繼別子與族人為百世不遷之大宗也繼禰者為小宗謂別子之庶子以其長子繼己為小宗而其同父之兄弟宗之也至玄孫之子於父之高祖無服不可統其父同高祖之兄弟故遷易而各從其近者為宗矣故曰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疏曰族人一身事四宗事親兄弟之適是繼禰小宗也事同堂兄弟之適是繼祖小宗也事再從兄弟之適是繼高祖小宗也小宗凡四

獨云繼禰者初皆繼禰為始也此段疏大小宗甚

明附錄於此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註不祭殤者父之庶蓋以殤未足語世數特以已不祭禰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雖無後以其成人備世數當祔祖以祭之已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庶之殤則自祭之也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已為其祖矣無所祔之也凡所祭殤者惟適子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適子適孫之類

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惟當從祖祔食無後者謂

昆弟諸父殤與無後者如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如在

大宗自注見曾子問注

徵引禮喪服小記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

者從祖祔食鄭氏注云不祭殤者父之庶也不祭無

後者祖之庶也此二者當從祖祔食而已不祭祖無

所食之也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祖庶之殤則

自祭之凡所祭殤者惟適子耳無後者謂昆弟諸父

也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爲墠祭之祭法天子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陳注以尊祭卑故曰下祭曾子問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鄭氏注云言祭於宗子之家者有異居之道焉凡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亦然陳注凡殤非宗子之殤也無後者謂庶子之無子孫者也此二者若是宗子大功內親則於宗子家祖廟祭之

發明不祭殤者父之庶不祭無後者祖之庶各釋首

句父之庶祖之庶皆就庶子自己言殤則己之子也己子爲父之孫當祔己之禰廟以不祭禰故不祭之無後則己之兄弟也兄弟爲祖之孫當祔祖廟以不祭祖故亦不祭之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三句又釋祖庶之殤則自祭之句庶孫是己爲祖之庶孫又當别立小宗者祭其子之殤子之殤乃己之孫也若己非庶孫則己子之殤在己爲適孫在父爲適曾孫在祖爲適玄孫己當下祭固不待言若祖父在則

有祖父下祭已亦不必自祭之矣凡所祭殤者惟適子與凡殤非適兩適子俱指殤者言如皆適子適孫之謂不指主祀適子言

補訓父庶祖庶究竟只是一人盖對父言子對祖言孫文法如是祖庶字又是接上文祖之庶說来凡祭殤者惟適子謂適子為殤當特祭非適不當特祭惟從祖祔食以補上文不祭殤之意見殤自有所祭也

無後者謂昆弟諸父則前所云無後者兼兄弟伯叔

之無後者為是上文言不祭殤與無後殤當從祖祔食不及無後者末又補言如祖廟在小宗家則祭殤與無後者如在大宗亦從祖祔食

高注世數親服五世之數也祭殤惟適子者適子有廟得特祭也

愚按此節大意解鄭注以釋禮文不祭殤與無後之義與上節皆以明庶子之禮發明以不祭殤者父之庶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以下各釋首句言庶

孫則得祭其子之殤以下三句又釋祖庶之殤則自祭之句於文義甚明後則未及詳竊謂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五句又釋鄭注凡所祭殤者句殤與無後至末又釋鄭注無後者謂昆弟諸父句而帶殤與無後並言又以曾子問補足其意謂昆弟諸父之殤與無後者宗子大功內親則祔祭於大宗之家小宗大功內親則祔祭於小宗之家也總分六段看首句為經第二三段所釋正解首句之

意第四五六段所釋又補殤與無後自有所祭之義也。檀弓上長殤中殤下殤陳注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一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為殤張子殤未足語世數二語言殤非隔於世數之遠而不得祭特以已不祭禰而不祭也無後皆兼伯叔兄弟已不祭祖亦兼曾祖言無後者成人備世數似當祭又以已不祭祖而不祭也未殤與無後之殤承

上仍以庶殤言若適殤則固已特立廟矣

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并遠廟為祧者二無不遷之太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為親廟二為文武二世室並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為太祖若祫則請於其君并高祖干祫之自注干祫之不當祫而特祫之也孔註王制謂周制亦粗及之而不詳耳

徵引禮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陳注諸侯太祖始封之君也大夫太祖始爵者也祭法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遠廟為祧有二祧諸侯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大夫立三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庶士庶人無廟陳注考廟父廟也王考祖也皇考曾祖顯考高祖祖考始祖

也遠廟為祧言三昭三穆之當遞遷者其主藏於二
祧也古者祧主藏於太祖廟之東西夾室周藏於文
武之廟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
祖陳注省問於君而君賜之乃得行焉干者自下干
上之義
張子經學理窟周禮篇守祧先公之遷主於后稷之
廟疑諸侯無祧廟亦藏之於始祖之廟。宗法篇王
制言大夫之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若諸侯

則以有國指始封之君為太祖若大夫安得有太祖
朱子祫禘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
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
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二祖而皆及其祖考也
其制皆在中門外之左外為都宫内各有寢廟别有
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廟百世
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為四親
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毁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

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於祖考者也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畧不過如此

補注此釋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之意補訓商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是殷已有七廟故張子言之周有百世不毀之祖謂后稷也三昭三穆之中高曽祖禰為四親廟文武為二世室此從後世言之若周初無二世室時何為七廟故劉歆謂三昭三

祧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其說優也

唐孔頴達作禮記疏

愚按王制天子諸侯大夫太祖之廟皆謂始祖也祭法王與諸侯祭至祖考大夫止至皇考陳注謂祖考始祖皇考曾祖也與王制不同大傳言干祫方及高祖亦同於祭法者也張子之意則據祭法以明王制而言商周之不同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無不遷之太祖廟祖考祭法陳注謂始祖

此謂高祖之父也合四親廟為五遠廟則高祖之
曾祖及祖見在祧廟與曾祖以前之祧主一世一
遷者為昭穆二祧也止有二祧而無不遷之始祖
故曰無不遷之太祖廟其說與祭法陳注祧主藏
東西夾室者不同大夫無不遷之祖此祭法與大
傳之說也張子則據此以通之王制謂大夫之曾
祖謂之祖考而通稱則曰太祖故王制亦云並太
祖而三非如天子諸侯以始祖為太祖也其說與

朱子禘祫義言大夫有太祖廟者亦不同總之首段言殷以上天子之制也天子如此諸侯以下無不遷之祖可知至周以下至干祫之皆謂周制也天子諸侯有不遷之祖而大夫則無之雖借祭法明王制意只以釋王制為主故未及孔氏之注蓋孔注王制但大概謂之周制而不辨殷周之不同故曰粗及之而不詳

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夫婦而

同几求之或於室或於祊也

徵引禮祭統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孔疏人生時形體異故夫婦別几死則魂氣同歸於此故夫婦共几祝官以言詔告祝請其尸於室求之明日繹祭出廟門外廣求神於門外之祊陳注筵席也几所憑以為安者祝於室出於祊未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故曰此交神明之道也

張子經學理窟祭祀篇鋪筵設同几只設一位以其精神合也後又見合葬孔子善之知有此義然不知一人數娶設同几之道又如何此未易處

發明疑左右几是疑同筵異几夫婦同几是止設一几也

愚按此節大意釋祭統設同几句於室於祊㸃言之。二說並存意主前說玩理窟所云自見

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耳故以天事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

徵引禮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
月令春祀户夏祀竈中央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禮
運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
補訓人皆知祭百神所以報百神之功而不知乃以
百神之有功而報上天之德耳百神各有其功而莫
非天之為故以事天者推而事鬼神也
愚按此節大意明祭祀之精意也人本乎祖萬物
本乎天則事天事祖足矣先王制禮祀祖矣並始

祖所自出者而祭之事天矣並分天職以宣化者而祭之是又不僅報享之常而已故此以為事理之極至言其義更深且遠也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謚蓋以尊統上卑統下之義

徵引左傳隱公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公命以字為展氏杜

注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或即先人之諡稱以為族

朱子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別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為姬姓而氏有不同諸侯以字為諡竊恐諡本氏字傳寫之訛先儒承訛解將去義理不通如舜生溈汭武王遂賜胡公滿為溈姓即因生賜姓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即以字為諡因以為族杜預斷諸侯以字為

句亦是強解

補訓生當指所生之地言左傳為謚因以為族連讀張子截斷至為謚止故朱子疑謚字當作氏以尊卑言天子尊諸侯卑以上下言諸侯為上大夫為下天子因生以賜諸侯之姓是尊者統其上諸侯以字為氏因以為大夫之族是卑者統其下

愚按此節大意解左傳姓族之義也。補註駁朱子之說謂以謚為氏與上文請謚與族不相應然

以實考之則以謚為族如宋戴氏之類是已因字為謚則未之前聞且公問族而仲對以氏族公命以字為展氏正上下相合何乃疑其不相應乎杜注句法亦未安朱子之說自不可易

天子因生以賜姓難以命於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也

補注此承上章而言

補訓只可命諸侯不可徧賜大夫故云難以命於下之人上節是合天子諸侯大夫言未明言下之人此

節補足其意故用亦字

據玉藻疑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太廟就藏朔之處告祖而行

徵引禮玉藻篇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陳注聽朔者聽月朔之事也南門國門也天子聽朔於南門示受之於天諸侯聽朔於太廟示受之於祖原其所自也

補訓解玉藻南門本謂國門張子疑其為明堂明堂

在國之陽也論語注天子常以季冬頒来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

發明諸侯下作一句藏朔之處即太廟也

受命祖廟作龜禰宮次序之宜

徵引禮郊特牲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陳注告於祖廟而行事則如受命於祖此尊祖之義作猶用也用龜以卜而於禰宮此親考

之義卜郊卜牲也

補訓釋郊特牲張子即尊祖親考之義而見其有次

序

集解謂卜郊先受命而後作龜先祖而後禰次序之

宜也

公之士及大夫之衆臣為衆臣公之卿大夫卿大夫之

室老及家邑之士為貴臣上言公士所以別士於公者

也下言室老士所以別士於家者也衆臣不以杖即位

疑義與庶子同

徵引儀禮喪服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子夏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衆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傳注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近臣閽寺之屬君嗣君也近臣從君喪服無所降也。禮喪服小記庶子不以杖即位注適庶俱有父母之喪者適子得執杖進阼階哭位庶子至中門外則去之矣

補訓釋儀禮意在衆臣貴臣之分衆臣不與貴臣同

庶子不與適子同故疑衆臣不以杖即位其義與衆

子不得執杖進阼階同也儀禮注解公士士字爲卿

與此不同

高注公之士爲公之衆臣公之卿大夫爲公之貴臣

卿大夫之室老及家邑之士爲卿大夫之貴臣其餘

爲卿大夫之衆臣

愚按儀禮公士大夫連讀之衆臣總承張子公士

與大夫之衆臣作兩截讀傳公卿大夫連讀室老
士總承張子公與卿大夫與室老士作三層讀故
義異末二句又明傳不以杖即位之義
適士疑諸侯薦於天子之士及王朝爵命之通名蓋三
命方受位天子之朝一命再命受職受服者疑官長自
辟除未有位於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
徵引禮祭法適士二廟官師一廟陳注官師者諸侯
之中士下士為一官之長者。周禮春官大宗伯之

職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
命受位注受職受職事受服受祭衣服為上士受位
受下大夫之位也
補注此以周禮春官九命之事釋禮記祭法適士官
師之義
集解諸侯薦於天子之士謂天子之上士也王朝爵
命諸侯之命卿也命卿亦謂之適士者諸侯之命卿
與天子之上士同其爵

補訓三命方受命天子之朝適士已受三命也若一命受職再命受服者疑為官長自行辟除尚未有位於王朝故僅謂之官師而已公卿為官長百僚之長也師亦訓長乃一官之長耳辟徵辟也除者除舊用新令只作選用意

小事則專達蓋得自達於其君不俟聞於長者禮所謂達官者也所謂達官之長者得自達之長也所謂官師者次其長者也然則達官之長必三命而上者官師則

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一命為可知

徵引周禮六官之屬皆曰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禮檀弓下篇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補訓此與上節相聯仍辨適士官師意達官之長必適士而上官師庶士可稱達官不可稱達官之長周禮孔疏云小事無長官可諮自專行事專達猶專行也張子謂自達於君與舊說異禮達官謂名達於上

張子謂凡得自達諸官之長也專達之達與達官之

達本不同張子看作一樣

補注張子蓋以達官為官師達官之長為適士也

賜官使臣其屬也自注若卿大夫以室老士為貴臣未賜官則不得臣其士也

徵引周禮春官大宗伯九儀之命六命賜官

補訓此因上言三命而及之也周禮鄭康成注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張子謂使臣其屬意與鄭同

發明賜官惟卿大夫有之臣其屬即臣其室老士也

祖廟未毁教於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

徵引禮昏義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毁教於公宮祖廟既毁教於宗室公宮祖廟也

補訓解昏義

集解祖廟未毁謂五廟之裔與公同祖者其祖廟猶未遷毁也公雖不服族人之喪然其祖廟猶存則為有服之屬期之喪達乎大夫諸侯絶矣尊其尊義也

祖廟未毀教於公宫親其親仁也

下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其爭也爭為謙讓

而已

補訓論語注下乃射畢衆耦皆下飲又是勝者揖不

勝者升堂取觶立飲也此云下堂受飲是下飲作一

事看其爭也君子謂雖若有爭而以揖讓為主不失

為君子此云爭為謙讓亦是別解

愚按此節大意解下而飲二句之義也朱注據儀

禮大射之文此則因文立訓而已故吾黨解書必以考亭為不易

君子之射以中為勝不以貫革為勝侯以布鵠以革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為可知矣此為力不同科之一也

徵引儀禮鄉射禮射不主皮

補訓此釋鄉射禮文射不主皮以明論語之意

集解侯即令所謂鞥箭革又棲皮於中以為的名之

曰鷁鷁鳥之小而飛最疾者取其難中中之為能也
不貫革而墜於地則是已中其革特不貫耳故曰中
鷁為可知矣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壓溺可傷尤甚故特致哀
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詞無所施焉

徵引禮曲禮上篇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死而不知
生傷而不弔檀弓上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雜記上
如何不淑陳注慰問之辭言何為而罹此凶禍也

補訓檀弓三者本謂不足弔張子以為特致傷於死
者而不弔生者以合於傷而不弔之説非本旨異別也
高注畏威古通用刑也不盡道而死桎梏者也壓如
立巖墻之下而死溺徒涉而死
愚按死者可傷尤甚故特致哀以別於弔生之禮
且死非其道於生者之前難於措詞故不當弔當
作兩層
博依善依永而歌樂之也雜服雜習於制數服近之文也

李注樂音岳

徵引禮學記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陳注詩人比興之詞多依托於物理不能廣求物理之所依附者以驗其實於詩詞必有疑殆而不能安者矣雜服冕弁衣裳之類極為繁雜無以盡識其制於禮文必有彷彿而不能安者矣。書舜典歌永言聲依永注既形於言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既有長短必有清濁高下之殊故曰聲依永。易節

卦象君子以制數度

補注釋學記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之意

補訓善依永而歌樂之是以詩為樂章非泛言詩善於依永而歌以樂之也雜習於制數服近之文是以習字貼雜字以制數服近解服字服近二字或取服用切近之意謂之文則不僅冕弁衣裳諸物此說費力不如陳氏明暢

春秋大要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補訓大要謂大指之緊要處

愚按此節大意釋孟子言春秋之意也。大要猶云大槩總一書之大義而言之也文成數萬其指數千一部春秋從何處説起張子引孟子成語衹加大要二字見得天子之事一語是孟子讀書能得其要處

苗而不秀者與下不足畏也為一說

發明為一說總是欲人及時勉學也

補訓後生四十五十無聞而不足畏即是苗而不秀

故聯為一說

正蒙初義卷十六

正蒙初義卷十七

邳州知州王植撰

乾稱篇第十七

補注西銘為此篇首章故取其首句為篇名今自為一書而其篇名猶在也與首太和篇多互相發學者宜合而觀之

李注東銘本曰砭愚西銘本曰訂頑程子改之蓋愚

則不智頑則不仁觀其所謂不明自誣而卒之以不智則所以砭其愚者切矣所謂濟惡不才而本之於悖德害仁則所以訂其頑者至矣西銘為此篇之首實正蒙一書之體要故自可狀皆有章以下統論神化性命人鬼死生皆括全書之意以申西銘之義其以東銘終篇乃初學之門也故益物必誠及修己厚重二章實以見進學之本於誠而其要在於持己改過以起東銘之指

愚按此篇凡十七節與首篇相發明亦當照太虛三層意蓋言虛言性即太虛之本體也言神言感言善應即絪緼相盪之大用也言原始反終形潰反原即散亦吾體之正意也言有無虛實言内外言屈伸動靜始終皆不外虛神性感之理或言天之性或言人之性或言性而兼及命或言神而並及化與道與易皆不外三層之義其闢異端也首篇但絀其有無之見此併及其輪迴之説蓋以人

性為空寂既於太虛之上二層未能深知以人死為輪迴更於太虛之第三層未嘗窺見其弊相因而皆與吾儒相反故不可不辨也。內浮屠明鬼一節近思錄入辨別異端東銘一節入論學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自注舍氣有象否非象有意否

發明首三句見天地間無有非氣所謂不如野馬絪

緼不足謂之太和也氣之性即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氣本之虛而有相感之妙是虛而神也天下無物非氣莫不有神莫不有性非鬼神為之體謂之何哉張子自注云舍氣有象否非象有意否羅翰本附在此章下而性理大全附在次章下義不相屬今從羅本

華注曰有曰象即物也曰氣即陰陽也氣之性虛而神即二氣之良能所以能屈而能伸者故曰鬼神體

物不遺

愚按此節大意見萬物之不能外乎神與性也。首三句只以一氣字分析層折言之即首篇所謂散殊可象所謂濁則碍碍則形者也氣之性本虛謂本乎太虛即首篇所謂太虛無形氣之本體者也而神謂氣之流行者神妙不測即首篇所謂無碍故神也此句以第一層與第二層串言下言神與性蓋以第一層二層平舉也舊說皆未分明固

有者自然而然也有此氣即具此性與神如人生而性者然故曰固有鬼神體物引成語以証之鬼神即性與神物即氣之有象者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

徵引易說卦之一章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下傳之五章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補訓此承上文神與性推言之見人當窮神知化也

神明不測即變化無窮非兩件物事至誠即不息性盡即命行窮神即知化非兩項功夫因窮神言知化末句反言又以知化兼窮神

高注天性無妄天命不已性即神命即化故至誠無息而性命神化一以貫之矣何以能誠妄復於無妄而已

愚按性與命對則命者性之流行神與化對則化者神之發用而性即神之體命即化之原也故性

盡而神可窮命行而化可知細分之性為第一層其神妙不測而流行變化者皆在第二層内不外上節一神字盖以性之妙用流行則曰神神之流行不息則曰命命之推行以漸則曰化耳。首二句以理言至誠者天之性不息者天之命此尚未及人人能至誠以下乃以人言集釋集解皆未清晰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不能為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烏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

老浮屠爲此說久矣果暢真理乎

補訓此推言性通有無以見二氏不能盡性也上四句引起飲食男女至豈無對見當通爲一物以盡性莊老浮屠正是不能爲一者豈能盡性闢二氏之虛無當重有與實一邊有無皆性以有無該虛實真理即謂性。無不離有虛不離實貫通爲一者性也能貫通爲一爲盡性若不能通爲一非盡性者也如飲食男女皆性所寓是烏可厭其有而滅去之然則有

與無固皆性也宜貫為一物是豈無對待可以偏廢者哉莊老與浮屠專尚虛無為無對之說久矣果能暢然於性之真理乎

發明太虛無形至靜無感所謂無與虛也其聚其散有識有知所謂有與實也無即性之本體淵源而有即性之客形客感所謂通為一物也無必對有虛必對實故曰是豈無對

愚按此即首篇知虛空即氣節意所以辨虛無之

謬也下至虛之實節意與此同

天包載萬物於内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内外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蕞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為蕞然起見則幾矣

補訓此見人能盡性知天則與天無異也上言天與人物異下言人可幾天兩截語氣分明。夫人之性即天之性也天包載萬物於其内氣之所感涵其所性不過乾坤陰陽二端之循環而已無内外之合亦

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之蕞然而小者異矣人之形雖蕞然而性天非蕞然能盡性知天大公無我不為蕞然者起見則幾於天矣人可不求盡性知天哉。

所感即太和篇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感感以氣言性寓其中重在性上所感所性總不越陰陽乾坤二端乾坤者健順之性陰陽者交感之氣也二端非言其分言其循環無間之意內外耳目照人物說為是有內有外方言合天孰為外孰為內有耳目方為聞

見所引取天無耳目則無聞見有何引取人物便有已物之内外耳目之引取蕞然言其小也

愚按所感言其用所性言其體亦以太虚之第一層與第二層對舉也下言性感言虚神皆放此

有無一内外合自注庸聖同此人心之所自来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為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為用無所不感者虚也感即合也咸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隂陽也二

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

徽引易咸卦彖曰咸感也象曰君子以虛受人

李注人心之所自来内外本合此性之德也其為蔽然起見者因耳目之引取而以聞見為心耳弘於性而不禦於見聞則能以虛受人而無所不感矣然非聖人之意之也以萬物同出於一之故天地萬物之大源也一物兩體而自相感故所生萬物亦無須臾

之不感物之性即天之道也

補訓人心之所自来心該性在内有形為物無形為理理寓於物故一内而已外而物以已感物故合聖人不專以聞見為心則虛而無所不感感而即合猶易所云咸感虛受之意也天性即上文所感所性之性天地生萬物本易咸卦天地感而萬物化生

愚按此節大意明聖人内外感通之故也通節皆重内外合意首三句言人心本内外合一聖人以

下言聖人能合內外萬物本一五句明感即合也之意而推本於萬物本一也天性三句即天道以明人天地生萬物四句言人性即天道以應人心所自來意總之皆見感而能合之義也。語意云夫人皆有心亦知心之所自來乎凡有形而為物無形而為理通為一物物散於外理具於內內外合一者此人心之所自來庸聖同之者也但庸人梏於聞見之小而失之聖人則渾然一理無所不

具不專以聞見為心故其應事接物亦不專以聞見為用其無所不感而有觸即應者以其不梏於聞見而虛也故感於物而即合也猶易所謂咸也所以感而即合者以萬物之情異而理本一故吾心之一理能合萬物之異惟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所用其合而又何感之可言乎此合内外所以為聖人之能事也夫人心之所自來本於天天體至大而其所性亦不過乾坤陰陽二

端而已二端循環故有感其理本一故能合此天道之感而即通者然也天地以之生萬物物亦各得天地之理以為心所受於天者雖有大小之不同而皆無須臾之頃不與物相感是所謂性者即天道而天與人物皆内外合者也人可不思人心所自來而合内外以求合於天哉。有無一内外合即上所謂有無虛實通為一物之性也故曰人心所自來感即合與上内外合二合字微別内外

以心與物對萬物皆備於我故曰合性之本然者也感以物言合者一以貫之之意聖人之心也天性以下只申明首三句意所受不同兼人物言而重在庸聖之不同無須臾不感亦兼人物言而重在人之無不感蓋天道無為而就其用處言之則乾坤陰陽之流行為四德為五行人物生生千變萬化皆無須臾不感者也人性亦無為而就其用處言之則為四德為五常為百行以及萬事萬物

之各有一理亦無須臾不與物相感此即性中自

然之能所謂人心所自來者也然惟聖人物各付

物一以貫之與天道之有感無隱者一而已故曰

感即合也曰天性又曰天道者太虛之性合於乾

坤陰陽之氣而謂之天道實則一也。宗子鋭臣

云二端故有感所謂兩故化也本一故能合所謂

一故神也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自注在天在人其究一也惟屈伸動靜始

終之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

徵引易說卦之六章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

補訓此承上文性感而言泛論理不著人。感也性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感者其性之神妙所為乎性者其感之本體所在乎惟屈與伸動與靜終與始之相感而能一也故即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也感則能通通萬物即謂之道感必有體體萬物即謂之性其

究一而已矣。感而能一即妙萬物之神也感通萬物是天道流行處感萬物不離性是性能體萬物

愚按天之太虛無形變化客形與人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皆以性為體感為用者也故自注云然集釋謂性天感人分屬未合屈伸動靜始終皆以兩相感者也其屈而能伸伸而又屈與夫動靜始終之能一者神也神即道道即性但所由之名異耳其在天者兩在不測而為神無物不有而為道

體物不遺而為性也其在人者有感必通而為神

萬物皆備而為道體事無不在而為性也皆兼天

人言之為盡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

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華注實本於虛故不固而流行無滯動本於靜故不

窮而推遷無已虛靜者天地之性寔動者性之感在

人亦然

集解理本虛無形也而所以為形之理實無不具故曰至虛之實形滯於方虛而能實則有其理無其形也理無方故一而能散動根於靜故曰至靜之動則其靜也有以畜其力養其動矣故動而不窮不窮則往且來四時是也

愚按此節大意亦明性感之理也虛與靜俱貼性實與動俱貼感而性感皆兼天人言之補注以虛實動靜照首篇太虛客形至靜客感分貼天人未確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

性理拾遺問智愚之識殊疑於有性善惡之報差疑於有命張子曰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耳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語錄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如此不至者猶難罪性語氣可也行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氣與遇性與命切近矣猶未易言也

補訓此言性與氣命與遇之分上提起下申其說發明天地之性原不雜氣質故曰通極於無自天畀之爲命自人得之爲性原無二理故曰稟同於性

張注性者至善而已命則有吉有凶學問所以變化氣質苟有未變當咎氣不當咎性也福善禍淫理之常也有反是者非天命之逆施乃境遇之適然君子亦安之而已矣

愚按此與至誠天性節皆極精粹與程朱大同然

所云無者亦本太虛無形言之與無極太極之理終覺小異宋子銳臣云通極於無猶首節氣之性本虛之意高注謂通極猶究極未合又云張子言造化之氣多於氣字中帶性言之如首節太和是也言人身之氣多於氣字上標性字或貶倒氣字如誠明篇氣質之性及此節是也在天無不實之理在人有不實之心此與程朱甚合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

鬼乎以人生為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理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為變為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注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惟知晝夜通陰陽體之不二）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智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

宗尚之言遂寘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獘自古詖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徵引易上傳之四章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

神之情狀本義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游魄降散而為變鬼之歸也大過象君子以獨立不懼

○詩小雅雨無正篇淪胥以鋪集傳相與陷於死亡

○書益稷在治忽蔡傳忽治之反也舜典惟精惟一

○太史公報任安書臧獲婢妾猶能引決風俗通云古制本無奴婢即犯事者原之臧者被臧罪沒入官為奴獲者逃亡獲得為婢

補訓此節深闢釋氏也有原有委極其透快前云不

知鬼不知人不知天不知道可見浮屠全無所知自其說熾傳以下言其流弊儒者為所引取是一層達之天下人人是一層英才間氣至千五百年是一層乃其害之大者末言闢之難其人張子其欲自任歟。大學是學之大者容猶得也恬習安於所習也世儒宗尚之言即上指為大道者因謂乃英才間氣者為此說也聖人可不修而至謂立地成佛也大道可不學而知謂不立語言文字但取頓悟也稽考也

發明氣有聚散氣散爲鬼非既散之氣復爲方伸之氣也佛氏以覺爲性謂人雖死而覺性不散爲鬼重復受生輪迴循轉遂指爲苦海求免是不知鬼也氣聚爲人日用事物莫非實理佛氏指四大爲假合是不知人也天性之在人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爲物一也佛氏舍人取天是不知天也所以然者蓋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孔孟所謂天本謂道之從出而佛氏直認太虛爲道謂萬象爲太虛中

所見之物是以一切人事盡為墮落下學工夫盡可遺棄此其所以不知天與人也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朱子曰精魄也耳目之精為魄氣魂也口鼻之噓吸為魂二者合而成物精虛魄降則氣散魂游而無不之矣張子之意是謂變為有變為無今佛氏即以變為輪迴此所以不知鬼也天德者誠也陰陽晝夜之實理通乎晝夜而知知天德也能知天德則知聖人所以範圍天地之化知鬼神不過屈伸之理死

生天人處之一矣今佛氏不知死生之故直謂得道可免輪廻謂之悟道可乎蓋聖人以天為道所從出以道為日用事物當然之理故窮理盡性然後可以至命下學然後可以上達佛氏謂太虚即道故謂一切有為皆是幻化其為吾道之賊豈可勝歎

李注以其有鬼神生死之可畏懼也則善惡智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矣以其有超悟脫離之可歆羡也則英才間氣亦冥然被驅矣人倫不察庶物不明在

世則害治在身則亂德上不能反經以息邪慝下不
能明道以覺沈迷遂至千有餘年並爲一論惟獨立
不懼則不至於怖死生慮禍福惟精一自信則不至
於溺耳目崇世儒惟有大過人之才故能卓然以聖
人之道爲己任有學以稽其𡚁而是非可明有禮以
防其僞而得失可辨矣
集解惑字疑無心有識謂人也間氣謂間有之氣難
得之賢才也建安葉氏采曰當生而生當死而死是

則有義有命生死均安何所厭苦天人一致何所取

舍知晝夜通陰陽則知死生之説何所謂輪迴

愚按此節首五句明釋氏不知鬼以輪迴為説次

五句明其不知天人以崇虚為説孔孟二句明所

以不知天人之故惑者二句明所以不知鬼之故

大學八句由崇虚意説到輪迴而見其不知道自

其説以下言惑人之易而為害之久也蓋鬼神無

形也而釋氏偏以為有人性至實也而釋氏偏以

為無其與吾儒直如氷炭之不相入惟以人性為無也故舍人而取天惟以鬼神為有也故懼輪迴而求得道種種流弊皆自此出儒者誦法周孔為風俗人心倡率而反惑於異說不洵可歎乎。舍人取天者以人生為妄欲一切歸於空虛也知天德即首篇所謂本天道為用下節所謂知晝夜陰陽而一性命者也聖人於此理兼體不累鬼神則此理之妙用而已懼死生轉流而欲得道以免則

是道其所道而非天德之道也得道云者道即指太虛欲虛空寂靜如槁木死灰不生不滅即謂之得道與長生之說有别補訓謂延保不散之氣以免輪迴未是極論要歸要當讀平聲與下節發本要歸同謂極論其要歸也補訓謂極至之論要妙之歸亦非是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為幻妄有為為疣贅以世界為蔭濁遂厭而

不有遺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知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

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真際舍真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儆引釋氏金剛經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又曰諸幻為真雖真亦妄彌陀經五濁惡世䕃濁見濁煩惱濁衆生濁命濁。莊子宥坐篇今學曾未如疣贅注疣贅結肉也。易上傳之四章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又云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李注申上條之意。大學當先知天德天德者誠而已矣誠之中萬理具備至賾而不可厭也釋氏亦語實際疑與夫誠相似矣而以人生為幻妄有為為疣贅欲厭棄之不暇雖使其果誠也而已惡明矣況誠明相為體用既無明所謂誠者又安在乎因明致誠由窮理而盡性也故致學而可以成聖因誠致明由盡性而窮理也故得天而未始遺人曲成而不遺旁

行而不流周物而不過此則天人合一儒者之學也彼語實際雖與誠相似然既惡明而殊其歸則亦非誠而與我異其本矣本末既異是非固不可同詖淫邪遁之詞知言者展卷立辨而已吾儒所謂天德者性命也欲知性命知聖人知鬼神必先通乎晝夜陰陽之道而知晝夜陰陽者易也易即天道也浮屠徒知體虛空為性不知本天道為用則語寂滅者與狥生執有均耳安能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乎誠者物

之終始鬼神者誠之不可掩者也舍易而言誠舍誠而言鬼神非誣妄而何哉

補訓釋氏語實際至惡明者也為一段言釋氏之語實際類知道之所謂誠然誠而惡明不惟不能明亦不能誠矣儒者至不過者也為一段言儒者誠明天人兼盡如此彼語雖似是至有之為一段較論儒是而釋非大率知晝夜至末為一段先正後反言釋氏不知晝夜陰陽之道為不知易不知易則不能免累

彼談鬼神為妄而未能心解於實際也。致誠之致至也致學之致推致其功也不遺與不流連言不遺恐是不違之誤流遁失守四句錯舉孟子詖淫邪遁四字而以失守窮大推行致曲實之直但也真際即實際談鬼神即受生輪迴之說

愚按此節自數數有之句截分二段看皆申上節意蓋上節不知天人是一意不知鬼不知道是一意此上段即上節以人生為幻妄舍人取天之意

蓋申不知人不知天之義也下段即上節當知天德數句之意蓋申不知鬼不知道之義也然以語實際起以未能解真際結以下截申明上截正非截然分說。節首實際天德俱虛彼語實際宜若知天德矣其語到實際却謂一切皆空不知天德之誠不離於晝夜陰陽而已晝夜陰陽氣化之實即易之道也知此則性命即此理之本天而流行者也聖人即知此理而兼體不累者也鬼神則所

謂二氣之良能者也語太虛而遺氣則亦烏知天德不知天德又烏能語實際哉大意即首節畧知體虛空為性不知本天道為用意。要歸之要平聲謂始之所以發其本終之所以要其歸者也補訓作去聲誤晝夜陰陽所該者廣如近而吾身之語默動息外而事物之應接交感無非晝夜陰陽之實理所在即易之道也聖人知之而因物盡道故脫然而無累釋氏不知而欲屛棄一切反為其

所役矣故曰欲免累而末由補訓解晝夜隂陽嵩以死生為言謂釋氏欲生而不死亦未是

易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問而不隱也

徵引易上傳之四章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本義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

補訓此因上文輪迴之說而引易及孔子之言以見輪迴之妄也直者直告之也

李注謂非拒其問也言能知生則能知死矣正所以直告之也

愚按首篇云太虛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為太虛即此節之義疏蓋太虛之第三層也與程朱所言小異玩下節形潰反原可見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兼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

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耳

徵引易上傳之四章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五章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十一章一闔一闢謂之變十二章推而行之謂之通五章又云生生之謂易

補訓此節以道字為主而兼及神與易體不偏滯二句提起下分物則偏滯道則兼體言雜引易辭皆兼

體之意兼體則道也神也易也皆在乎是矣。更即道而推之道與神與易非有二也易曰神无方易无體蓋謂體之不偏滯者乃可謂無方無體凡偏滯於晝夜陰陽而不相通者物也若道則兼體而無偏滯之累也以其兼體故易有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變化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蓋自其推行有漸語之故曰道自其變化不測語之故曰神自其生生不窮語之故曰易其實則為一物指其事而異

其名耳分之為三可也統之為道可也。無方所無定體如晝夜陰陽循環變化是也若晝只為晝夜只為夜則偏滯而不能無方體矣一陰一陽一闔一闢一字甚活有循環之義不測亦謂變化不測通乎晝夜作通變之通與易捎異

張注無方故無物不包無體故無微不入動則在陽靜則在陰故曰兼體動極而靜靜極而動不守其常故曰無累

大率天之為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氏況諸谷以此

徵引老子成象篇谷神不死

補訓此言天德之神也謂之神者以其神妙不測也可求則不神矣

高注應者屈伸相感之無窮況譬也老子所謂谷神不死況天之虛而應也

愚按虛即太虛無形之本體體也善應即絪緼相

盪之氣化用也由第一層及第二層重在神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為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為變歟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成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為說也

徵引易上傳之四章游魂為變。禮月令季夏之月

腐草為螢季秋之月爵入大水為蛤

補訓此承上文虛而善應謂之神而極推陰陽合散之理因以明生死變化之義也無窮無數總歸湛一即所謂太虛為之體也陰陽之氣四句大概以陰陽言承上起下之詞形聚為物二句以一物言。夫太虛之理主宰乎氣而為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之也亦無窮其氣散見而無數故神之應之也亦無數雖應之無窮其實只是湛然雖

應之無數其實只是一而已矣湛一者太虛之理本如是也夫陰陽之所以感且散者未易窺也陰陽之氣本一散見則有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萬殊歸於一人不見其殊也此陰陽之變也以一物言之方其形聚則合為一物及其形潰則反原蓋形潰反原則䰟散而復歸於陰陽之氣易所謂游䰟為變此之謂歟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而為文耳非如螢雀之化指其有前後身而為變之說也彼輪迴受生

之說不亦妄哉○太虛之理至神妙故下言神神即太虛之善應處陰陽屈伸相感無窮對下散說則相感主其合時言散則萬殊合則混然無迹形聚為物承散說陰陽之氣散為萬物而物皆得陰陽之氣聚為形也形潰反原承合說形潰散則反歸其原復合於太虛也此二句不可以聚承合潰承散說易游䰟為變對聚散存亡為文謂聚變為散存變為亡也集解散散見成物也非消散也無窮直言無時不然

也無數横言無物不有也反原者謂其理復還於天地也程子曰萬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還本原之理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資既反之氣以為造化哉况既反之氣既散豈有復在天地之間其造化者自生氣如海水潮至因陽盛而涸及隂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水来生也或問朱子人死其氣雖散只反本還原去曰不須如此說若說無便是索性無了惟其可以感召得来故只說得散要之散也是無了

愚按太虛體也神即太虛之用也其用隨氣所感而善應體則湛然而至一亦以第一層第二層並舉也至形潰反原並及第三層矣蓋相感無窮以氣之流行言其散無數以氣之生物言其實則湛然而一仍然太虛之本體而已散則萬殊承上散無數一即下混然意與上一謂太虛者不同合則混然承上感無窮殊即上萬殊意此見萬殊即其混一混一即其萬殊而陰陽之氣皆神之所為非

責人以當知也形聚爲物又承散則萬殊形潰反
原又承合則混然通節只此二意反原者以下不
過因反原而辨游魂爲變之義耳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
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
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
徵引易益卦彖曰進無疆下傳之七章益長裕而不
設本義益但充長而不造作。詩小雅天保篇如川

之方至以莫不增

補訓此與上文不聯蓋以學問之語雜附之提一誠字示人見得誠能益於己益於人而借易以明其義

華注益物自益皆必以誠漸而進之而勿助長乃其道也施之妄躐等之教也學不勤作輟之學也故皆不能益

愚按益六三有孚中行謂心存誠信而所行合中也九五有孚惠心謂上有誠信以惠下之心也易

原有誠意但張子非常釋易乃借易以明誠之足為益耳大易篇益長裕而不設益以誠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與此互相發。上以誠正明長裕意下以妄與不勤反明不設意誠則自不用設不誠則妄與不勤之獘生矣反正相足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徵引易乾卦文言忠信所以進德也。書仲虺之誥

改過不吝

補訓此引論語不重章貫通其意示人以切己之功也

集釋不固之固此以為固滯之固

李注學則不固蓋重則疑於固知學則其德日進而不固矣厚重而進於學忠信而取善改過皆交養互發之道也

愚按論語本作四事此以重與學分看與下共作

五事而其意總以見五者之相須而不可缺也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肢謂非

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

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

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為己戲失於思者自

誣為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

非不智孰甚焉

徽引禮哀公問孔子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

民作則

張子經學理窟學大原上篇戲謔直是大無益出於無敬心戲謔不已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善戲謔之事雖不為無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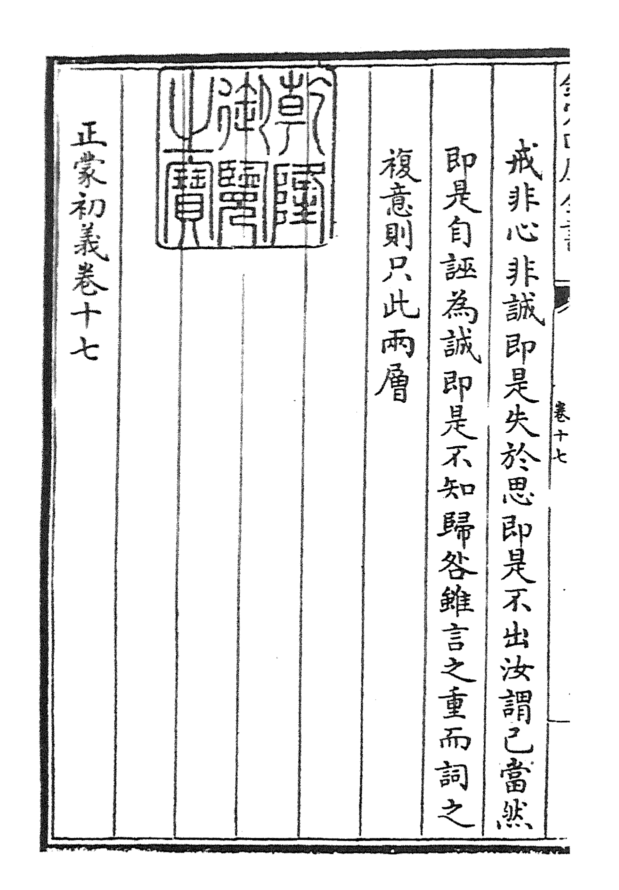
朱子曰此章即東銘正如今法書所謂故失兩字華注首篇及此篇多論神化之事而以此章終之見君子窮神達化之功不外乎言動身心之地正示人著實用功處

李注言動之戲者有心之過也乃自以為出於無心而欲人之不已疑曰吾聊為戲耳而不知戒其出汝者是之謂長傲言動之過者無心之失也乃自以為當然而欲人之已從曰吾誠欲如此耳而不知歸咎其不出汝者是之謂遂非凡此者皆不能思省檢察之過故曰不智莫甚焉

補注沈毅齋先生詳述朱子之說謂此篇大指不越過故二字且曰有心詭浪之謂戲無心差失之謂過

本有心而掩之以無心則以故爲戲而至於長傲本無心而誣之以有心則以過爲誠而至於遂非是愚之甚者也戲不可有朱子推其原而謂之故欲人深戒於言動未發之先以爲正心誠意之本過不能無朱子指其流而謂之過欲人自咎於言動已失之後以爲遷善改過之機其誨人之意深矣

愚按歸咎猶云任過出於思作於謀即是出於心即是出汝者謂非己心即是歸咎於戲即是不知



戒非心非誠即是失於思即是不出汝謂己當然即是自誣為誠即是不知歸咎雖言之重而詞之複意則只此兩層

正蒙初義卷十七